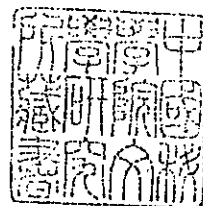


譯文

一九五七年四月号



目 录

小 說

一个人的遭遇	3
(苏联)米·蕭洛霍夫作	章 嬰譯
短篇小說四篇	32
(美国)考德威尔作	雨 田、戈 哈、邵洵美譯
一个夏天的悲剧	63
(美国)阿尔納·邦当作	蔡 慧譯

諷 刺 小 品

为心臟而艺术	73
(美国)罗勃·哥德伯作	吳柱存譯

詩 歌

現代美国詩輯	78
(美国)肯納特·雷克司洛斯等作	水建馥、袁可嘉、屠 岸譯
詩四首	95
(巴基斯坦)伊克巴尔作	陈敬容譯
詩三首	98
(匈牙利)阿蘭尼·楊諾什作	孙 用、高恩德譯

“开头一个时期，我跟他一起很吃力。有一次，天还没断黑我们就躺下睡觉了，因为我在白天干得很累，可他却一会儿象小麻雀一样唧唧喳喳说个不停，一会儿又不知怎的忽然沉默了。我问他：‘乖儿子，你在想什么呀？’他却眼睛盯住天花板，反问我：‘好爸爸，你把自己的皮大衣放到哪儿去啦？’我生平不曾有过什么皮大衣啊！我想摆脱他的纠缠，就说：‘留在伏罗尼士了。’‘那你为什么找了我这么久呀？’我回答他说：‘傻，乖儿子，我在德国，在波兰，在整个白俄罗斯跑来跑去，到处找你，可你却留在乌留平斯克。’‘那么乌留平斯克离开德国近吗？波兰离开我们的家远不远呢？’在睡觉以前我们就这样胡聊着。

“老兄，你以为关于皮大衣，他只是随便问问的吗？不，这都不是没有缘故的。这是说，他真正的父亲从前曾经穿过这样的大衣，而他就记住了。要知道，孩子的记性，好比夏天的闪光：突然燃起，刹那间照亮一切，又熄灭了。他的记性就象闪光，有时候会突然发亮。

“也许，我跟他在乌留平斯克会再呆上一年，可是在十一月里我闯了祸：我在泥潭地上跑着，在一个村子里我的车子滑了一下，这时候正巧有条牛走过，就给撞倒了。嗯，当然罗，娘儿们大叫大嚷，人们跑拢来，交通警察也来了。他拿走了我的司机执照，虽然我再三请求他原谅，还是没有用。牛站起来，翘翘尾巴，跑到巷子里去了，可我却失去了执照。冬天就干了一阵木匠活，后来跟一个朋友通信，——我是我过去的同事，也是你们省里的人，在卡沙里区当司机，——他请我到他那儿去。他来信说，我可以先去当半年木工，以后可以在他们的省里领到新的执照。哪，我们父子俩现在正是要走到卡沙里去。

“喏，说句实话，即使不发生这次撞牛的事，我也还是要离开乌留平斯克的。这颗悲愁的心不让我在一个地方长呆下去。等到我的凡尼亚长大些，得送他进学校了，到那时我也许会安静下来，落户在一个地方。现在可还要跟他一起在俄罗斯的地面上走走。”

“他走起来很吃力吧，”我说。

“其实他很少用自己的脚走，多半是我让他骑在肩上，背着他走的；如果要活动活动身体，他就从我的身上爬下来，在道路旁边跳跳蹦蹦地跑着，蹿过一只小羊。这些，老兄，倒没什么，我跟他不论怎

样总可以过下去的，只是我的心震盪得厉害，得换一个活塞了……有时候，它收缩和绞痛得那么厉害，眼睛里简直一片漆黑。我怕有一天会在睡着的时候死去，把我的小儿子吓坏。此外，还有一件痛苦的事：差不多天天夜里梦见死去的亲人。而最常见的梦是：我站在带的铁丝网后面，他们却在外边，在另外一边……我跟伊林娜、跟孩子们谈着一切，可是刚想拉开铁丝网，他们就离开我，仿佛在眼前消失了……奇怪得很，白天我总是表现得很坚强，从来不嘆一口气，不叫一声‘喔唷’，可是夜里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浸透了……”

树林里听到我那个同志的叫声和划桨声。

这个陌生的、但在我已经觉得很亲近的人，站了起来，伸出一只巨大的、象木头一样坚硬的手：

“再见，老兄，祝你幸福！”

“祝你到卡沙里一路平安。”

“谢谢。喂，乖儿子，咱们坐船去。”

男孩子跑到父亲跟前，挨在他的右边，拉住父亲的棉袄前襟，在迈着阔步的大人旁边急急地跑着。

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砂子……什么东西在前面等着他们呢？我希望：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人，能经受一切，而那个孩子，将在父亲的身边成长；等到他长大了，也能经受一切，并且克服自己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他这样作的话。

我怀着沉重的忧郁，用眼睛送着他们……本来，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可以平安无事，可是，凡尼亚用一双短小的腿连跳带奔地跑了几步，忽然向我回过头来，挥动一只粉红色的小手。刹那间，仿佛有一只柔软而尖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慌忙转过脸去。不，在战争几年中白了头发、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重要的是能及时转过脸去。这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草婴译）

（译自1956年12月31日及1957年1月1日“真理报”）

“他从右边走來，我打開車門，讓他坐在旁邊，開動車子。他是個很活潑的小傢伙，却不知怎的忽然沉默起來，想了一會兒，一雙眼睛又慢慢地從自己那兩條向上卷曲的長睫毛下，打量着我，嘆了一口氣。這樣的一個小雛兒，可已經學會嘆氣了。難道他也應該來這一套嗎？我就問他說：‘凡尼亞，你的爸爸在哪兒呀？’他喃喃地說：‘在前線犧牲了。’‘那麼媽媽呢？’‘媽媽當我們來的時候給炸死在火車里了。’‘你們是從哪兒來的呀？’‘我不知道，我不記得……’‘你在这儿沒有一個親人嗎？’‘沒有一個。’‘那你夜里睡在哪兒呢？’‘走到哪兒，睡到哪兒。’

“這時候，我的熱淚怎么也忍不住了。我就一下子打定主意：‘我們再也不分開了！我要領他當兒子。’我的心立刻變得輕鬆和光明些了。我向他俯下身去，悄悄地問：‘凡尼亞，你知道我是誰嗎？’他幾乎無聲地問：‘誰？’我又同樣悄悄地說：‘我是你的爸爸。’

“天哪，這一說可說出什麼事來啦！他撲在我的脖子上，吻着我的腮幫、嘴唇、前額，同時又象一只鵝鵝一樣，响亮而尖利地叫了起來，叫得連車輪都震動了：‘爸爸！我的親爸爸！我知道的！我知道你會找到我的！一定會找到的！我等了那麼久，等你來找我！’他貼住我的身體，全身哆嗦，好象風下的一根小草。我的眼睛里蒙上了霧，我也全身打戰，兩手發抖……我當時居然沒有放掉方向盤，真是奇怪極了！但我還是在無意間衝到水溝里，弄得馬達也停了。在眼睛里的霧沒有消散以前，我不敢再開，怕撞在什麼人身上。就这么停了約莫有五分鐘，我的兒子一直緊緊地貼住我，全身哆嗦，一聲不響。我用右手抱住他，輕輕地把他壓在自己的胸口上，同時用左手掉轉車子，回頭向家里開去。我哪兒還顧得到什麼谷倉呢？根本把它忘掉了。

“我把車子拋在大門口，雙手抱起自己的新兒子，把他抱到屋子裡。他用兩只小手勾住我的脖子，一直沒有鬆開。他又把自己的小臉蛋，貼在我那沒有刮過的腮幫上，好象粘住了一樣。我就是這樣把他抱到屋子裡。主人夫婦倆正巧都在家。我走進去，向他們眨眨眼睛，神氣活潑地說：‘你們瞧，我可找到我的凡尼亞了！好人們，接待我們吧！’他們這對沒有孩子的夫婦，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跑來跑去，忙碌起來。我却怎麼也不能把兒子從自己的身上放下。好容

易总算把他哄下了。我用肥皂給他洗了手，讓他在桌旁坐下。女主人給他在盤子里倒了菜湯，看他怎樣狼吞虎嚥地吃着，看得掉下眼淚來。她站在火爐旁，用圍裙擦着眼淚。我的凡尼亞看到她在哭，跑到她的跟前，拉拉她的衣襟說：‘姑姑，您為什麼哭呀？爸爸在茶館旁邊把我找到了，大家都應該高高兴兴，可您却哭。’而她呀，嚙，听了這話，哭得更厲害，簡直全身都哭濕啦！

“吃過飯，我帶他到理髮館去，給他理了髮；回到家里，又親自給他在洗衣盆里洗了個澡，用一條干淨的大毛巾把他包起來。他擁抱了我，就這樣在我的手里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床上，把車子開到大谷倉，卸了糧食，又把車子開到停車處，連忙跑到舖子里。我給他買了一條小小的呢褲子、一件襯衫、一雙漏孔皮鞋、一頂草帽。當然羅，這些東西不但尺寸不對，質料也不合用。為了那條褲子，我還給女主人罵了一頓。她說：‘你瘋啦，這麼熱的天氣叫孩子穿呢褲子！’說完立刻把縫衣機拿出來放在桌上，在箱子裡翻了一通。過了一小時，她就給我的凡尼亞縫好一條充緞短褲，一件短袖子的白襯衫。我跟他睡在一塊兒，好久以來頭一次很安寧地睡去了。不過夜里却起來了三四次。我一醒來，看到他睡在我的胳膊窩下，好象一只麻雀棲在屋簷下，我的心里快樂極了，簡直無法用言語來形容！我努力不翻身，免得把他弄醒，但還是忍不住，悄悄地坐起來，划亮一根火柴，瞧瞧他的模樣兒……

“我天沒亮就醒了，不明白為什麼感到那麼窒悶？原來是我這個兒子從被單裡滾出來，伸開四肢，橫躺在我的身上，一只小腳正巧壓在我的喉嚨上。跟他一塊兒睡很麻煩，可是習慣了，沒有他又覺得寂寞。夜里，他睡熟了，我一會兒摸摸他的身體，一會兒聞聞他的頭髮，我的心就輕鬆了，變軟了，要不它簡直給忧伤壓得象石頭一樣了……

“開頭他跟我一起坐在車子上跑來跑去，後來我明白了，那樣是不行的。我一個人需要些什麼呢？一塊麵包，一個葱頭，一撮鹽，就够兵士飽一整天。可是跟他一起，事情就不同了：一會兒得給他弄些牛奶，一會兒得給他燒個雞蛋，又不能不給他弄個熱菜。但是工作不能耽擱。我硬着心腸，把他留在家里，托女主人照顧。結果他一直哭到晚上。到了晚上，就跑到大谷倉來迎接我，在那邊一直等到深夜。

寄来的。我的通訊处，他是从鄰居伊凡·季莫斐耶維奇那兒打听来的。原来，他先进了砲兵学校；他的数学才能在那边正巧用得着。过了一年畢業了，成績优良，去到前綫，而信就是从前綫写来的。他說，已經获得大尉的称号，在一座45公厘砲的砲位上指揮作战，得过六次勳章和獎章。一句話，各方面都比做老子的行多啦。我又为他感到驕傲的了不得！不論怎么說，我的亲生兒子当上大尉和砲兵連長了，这可不是馬馬虎虎的！而且还得到了那么光荣的勳章。尽管他老子只开开‘斯蒂見克’^①，运运砲彈和别的軍需品，但那没有关系。老子这一輩子已經完了，可是他，大尉的日子还在前面呐。

“夜里醒来，我常常作着老头兒的夢想：等到战争一結束，我就給兒子娶个媳妇，自己就住在小夫妻那兒，干干木匠活兒，抱抱孙子。一句話，尽是些老头兒的玩意。可是，就連我这些夢想也完全落空啦。冬天里我們一息不停地进行反攻，彼此就没工夫常常写信。等到战事快要結束，一天早晨，在柏林附近我寄了一封短信給阿拿多里，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跟兒子打兩条不同的路来到了德国首都附近，而且兩人間的距离很近。我焦急地等待着，巴不得立刻能跟他見面。嘿，見是見到了……5月9号早晨，就是胜利的那一天，我的阿拿多里給一个德国狙击兵打死了……”

“那天下午，連指揮員把我叫了去。我抬头一看，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認識的砲兵中校。我走进房間，他也站了起来，好象看到一个軍銜比他高的人。我的連指揮員說：‘索科洛夫，找你，’說完，他自己却向窗口轉过身去。一道电流刺透我的身体，我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預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說：‘坚强些吧，父亲！你的兒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砲位上牺牲了。跟我一起去吧！’”

“我搖搖晃晃，勉强站住脚跟。現在想起来，連那些都象做夢一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車，穿过堆滿瓦礫的街道；还模模糊糊地記得兵士的行列和鋪着紅絲絨的棺材。我看到阿拿多里，唉，老兄，就象此刻看到你一样清楚。我走到棺材旁边。我的兒子躺在里面，可他已經不是我的啦。我的兒子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細長、喉結很尖的男孩子，总是笑嘻嘻的；但現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輕漂亮、肩膀寬闊的男

^① 一种美国造的汽車。

孩，眼睛半开半閉，仿佛不在看我。而望着我所不知道的很远的远方。只有嘴唇角上仍旧保存着一絲笑意，讓我認出他就是我的兒子小多里……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講了話。我的阿拿多里的同志們，朋友們，擦着眼淚，但是我沒有哭，我的眼淚在心里干枯了。也許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的心痛得那么厉害吧？

“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希望。兒子的砲兵連鳴着礼砲，給自己的指揮員送喪。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我不知所以地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不久我复員了。上哪兒去呢？难道回伏罗尼士嗎？决不！我記得在烏留平斯克住着一位老朋友，他还是冬天里因伤复員的，曾經邀我到他那兒去过。我想起他，就动身到烏留平斯克去。

“我那个朋友和他的老婆住在城郊，自己有一所房子，却没有孩子。他虽然有些殘疾，但仍旧在一个汽車連里当司机，我也在那边找了个工作。我就搬到他們的家里去住，他們很热情地招待我。我們把各种貨物运到区里，秋天又被調去运输粮食。就在这时候我認識了我的新兒子。哪，就是在砂地上玩着的那一个。

“有时候，开了長途归来，回到城里，第一件事就是到茶館去吃些什么，当然罗，也免不了喝这么一百公分解解疲勞。說实話，我又爱上这不良的嗜好啦……有一次就在茶館附近看到这个小家伙，第二天又看到了。可真是个醜小鬼：臉上濺滿西瓜汁，尽是灰土，头髮蓬乱，醜得要命，可是他那对眼睛呀，却亮得象雨后黑夜的星星！他那么惹我喜爱，說也奇怪，从此我就开始在想念他了，开了長途归来，总是急于想看到他。他就是在茶館附近靠人家給他的东西过活的，——人家給他什么，他就吃什么。

“第四天，我从国营农場裝了一車粮食，一直拐到茶館那兒。我的小家伙正巧在那边，坐在台阶上，摆动一双小脚，显然，他是餓了。我从車窗里伸出头来，向他叫道：‘喂，凡尼亞！快坐到車上来吧，我帶你到大谷倉里去，再从那兒回来吃中飯。’他听到我的叫声，身子哆嗦了一下，跳下台阶，爬上踏脚板，悄悄地說：‘您怎么知道我叫凡尼亞呢？’同时大大地睜着一双小眼睛，看我怎样回答他。嘿，我就对他說，我是一个有經驗的人，什么都知道。

怎么会是德国佬呢？我給俘虏了，懂嗎？快把車上那頭鬃豬解下來，拿好他的皮包，領我到你們的指揮員那兒去。’我把手槍交給他們。中間經過好幾個人的手，黃昏時分才來到一個上校的地方，——他是師長。這以前，他們已經給我吃過東西，洗過澡，還訊問過我，又給了我一套制服，因此當我到掩蔽部里去見上校的時候，我已經照規矩穿著一身制服，靈魂和肉體都干乾淨淨了。上校從桌子後面站起來，迎著我走來。他當著所有軍官的面擁抱了我，說：‘謝謝你，兵士，為了你那從德國人的地方帶來的寶貴禮物。你那個少校，加上他的皮包，對我們來說，可比二十個俘虜更寶貴。我要請求司令部，讓你得到政府的獎賞。’我聽了這幾句話，給他的好意感動極了，嘴唇盡打哆嗦，不聽使喚，好容易才說：‘上校同志，請把我列入步兵隊吧。’

“上校卻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說：‘你連站都站不穩，怎么能打仗呢？今天我就把你送到醫院里去。到那邊去給你治治，養養胖，然後給你一個月假期回家，等你假滿回來，我們再瞧瞧，把你分配到什麼地方去吧。’

“上校和掩蔽部里所有的軍官，個個都親切地跟我握手道別。我出來的時候，激動極了，因為兩年來沒有受到過人的待遇。噯，再有，老兄，當我跟首長談話的時候，我的頭好一陣習慣成自然地縮在肩膀里，仿佛怕挨打一樣。你瞧，在法西斯的俘虜營里把我們弄得怎樣啦……

“我立刻從醫院里寫了一封信給伊林娜。寫得很簡單，怎樣當了俘虜，怎樣又帶著德國少校逃回來。噯，也不知道我怎麼會象孩子那樣吹起牛來的？我忍不住告訴她說，上校答應要獎賞我……

“我吃吃睡睡地養了兩個星期。他們給我吃得很少，但是次數很多，不然，如果讓我盡量吃的話，我會脹死的，醫生那麼說。我完全養足了力氣。可是過了兩星期，卻什麼東西也吃不下了。家裡沒有回信來，說實話，我開始發愁了。東西根本不想吃，晚上也睡不着覺，各種古里古怪的念頭盡在腦子里轉動……第三個星期，我收到伏羅尼士的一封信。但那不是伊林娜寫的，而是我的鄰居，木匠伊凡·季莫斐耶維奇寫的。唉，但願老天爺不要讓人家也收到這樣的信！他告訴我說，還在42年6月里，德國人轟炸飛機廠，一顆重型炸彈正中我的房子。伊林娜和兩個女兒正巧在家里……嘿，他寫道，連她們的影

踪都沒有找到，在房子的地方只留下一個深深的坑……當時我沒有把信念到底。我的眼前一片黑，心縮成一團，怎麼也鬆不開來。我倒在地上，躺了一會兒，才又把信念完了。那鄰居寫道，轟炸的時候阿拿多里在城里。晚上他回到村子里，瞧了瞧彈坑，連夜又回城里去了。臨走以前對鄰居說，他將請求上前綫去當志願軍。就是這樣。

“等到我心鬆開了，血在耳朵里沖擊的時候，就想起我的伊林娜在車站上怎樣跟我難捨難分。這麼看來，她那顆女人的心當時就預感到，我跟她再也不能在這個世界上見面了。可我當時卻推了她一下……有過家，有過自己的房子，這一切都是多年來慢慢經營起來的，而這一切卻都在剎那間給毀了，只留下我一個人。我想：‘我這悲慘的生活會不會是一場夢呢？’在俘虜營里，我差不多夜夜——當然是在夢中，——跟伊林娜，跟孩子們談話，鼓勵她們說：我會回來的，我的親人，不要為我悲傷吧，我很堅強，我能活下去的，我們又會在一塊兒的……原來，兩年來我是一直在跟死人談話呀！”

講話的人沉默了一會兒，接着低低地用另一種聲音，斷斷續續地說：

“噯，老兄，咱們來抽支煙吧，有樣東西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了。”

我們抽起煙來。在春水氾濫的樹林里，啄木鳥響亮地啄著樹幹。和煦的春風依舊那麼懶洋洋地吹動干燥的赤楊花，云兒依舊那麼象一張張白色的滿帆在天空中飄翔，可是在這默默無語的悲愴的時刻里，那生氣蓬勃、萬物甦生的無邊無際的世界，在我看來也有些兩樣了。

沉默很難受。我就問道：

“那麼後來呢？”

“後來嗎？”講話的人勉強回答說：“後來我從上校那兒得到了一個月的假期，一個星期以後已經來到伏羅尼士了。我走到我們一家住過的那地方。一個很深的彈坑，灌滿了黃濁的水，周圍的野草長得齊腰高……一片荒涼，象收地一樣寂靜。噯，老兄，我實在難受極了！站了一會兒，感到穿心的悲痛，又走回火車站。在那邊我連一小時也呆不下去，當天就回到了師里。

“不過，過了三個月，我又象太陽從烏云里出來那樣喜氣揚揚啦：阿拿多里找到了。從前綫寄了一封信給我，看來是從另一個戰綫

‘誰在部队里或者战前当过司机的，向前一步走。’我們过去当过司机的七个人，就向前跨了一步。每人發到一件穿旧的工作服，由衛兵押送来到了波茨坦。到了那边，我們就給分散了。我被分配在‘托吉’工作，——这是德国人的一个說是修建道路和防御工事的空头机关。

“我給一个少校級的德国工程师开‘超級奧普尔’^①。囉，真是個胖得吓坏人的法西斯分子！矮身材，大肚子，横里豎里一样長，屁股大得象个胖太太。前面軍服領子上掛着三層下巴，后面脖子上露出三条胖折。照我看来，他的身上至少有三普特淨脂肪。走起路来呼哧呼哧，賽过火車头；坐下来吃东西，可得当心啦！有时候，整天大吃大喝，从水壶里倒着白蘭地。偶然我也沾到一点光：在半路上停下来，切着香腸，咸肉；又吃又喝；有时候情緒好，也抛給我一塊，好象給狗吃一样。从来不把东西交在人家手里，認為这样会辱沒他的身分。不过，不論怎样，比起在俘虜营里来，不知好多少了；我也开始逐渐地恢复人样了，虽然是慢慢地，但在恢复了。

“我把这位少校从波茨坦送到柏林，又从柏林送回波茨坦，送了約莫两个星期。后来，上級派他到接近前綫地带去筑防御工事，来对付我們的部队。当时我完全忘掉了睡眠：通夜考虑着，怎样逃回祖国，逃回自己人的地方来。

“我們来到了波洛次克市。黎明时分，两年来第一次听到，我們的大炮在轟隆隆震响。嚯，老兄，你可知道我那颗心跳得怎样嗎？連結婚以前我去会见伊林娜时都不曾这样跳过！战事已經进展到波洛次克以东十八公里的地方了。城里的德国人都变得格外兇狠，神經緊張，我那个胖子喝酒可喝得更多了。白天跟他一起在城外跑来跑去，他下着命令怎样建筑工事，夜里他就独个兒喝酒，喝得全身浮腫，連下眼皮都腫起来了……

“我想：‘噫，可不用再等了，我的时候到了！而且不光是自己一个人跑掉，还得把那个胖子帶走，我們那兒用得着他！’

“我在瓦礫場里找到一个兩公斤重的砒碼，把它裹在擦汽車的破布里，以便万一用得着它敲人的时候，不会出血；又在路上檢到一段電話綫；努力准备好一切必要的东西，藏在前面的座位下。在跟德

① 一种德国造的小汽車。

国鬼子們分手前两天，晚上我加好汽油回来，看到路上有个喝得爛醉的德国下士，双手扶住牆壁走着。我停下車，把他帶到瓦礫場，剝下他的軍服，拉下他头上的船形帽。这些东西也都塞在座位下，准备停当。

“6月29日早晨，我那个少校叫我把他送到城外，朝特罗斯尼察的方向开去。他在那边领导筑工事。我們出發了。少校在后面的座位上安安靜靜地打瞌睡，我的心却几乎从胸膛里跳出来。我开得很快，但一到城外就減低速度，后来停下車，跳出来，向四下里望望：后面很远的地方有兩部卡車慢慢地开过来。我拿出砒碼，把車門开得大一些。胖子仰靠在座位的背上，打着鼾，彷彿躺在老婆的身边。嘿，我就拿起砒碼朝他的左太陽穴重重地敲了一下。他的头垂下了。为了保險起見，我又給了他一下，但我不想把他打死。我得把他活活的帶去，他会給我們的人講好些东西的。我从他的手槍皮套里抽出‘巴拉貝命’^①，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把螺絲刀插在后座的背上，用電話綫拉住少校的脖子，紧紧地捆在螺絲刀上。这样，在开快車的时候，他也不至于歪在一边，或者倒下来。我連忙套上德国軍服，戴上船形帽，跳上汽車，一直朝那砲声隆隆、战斗激烈的地方开去。

“我在两个火力点中間冲过德国人的前沿陣地。几个自动槍手从掩蔽部里窜出来，我就故意減低速度，好讓他們看到，車上坐着少校。他們却大声叫嚷，摆动双手，表示不可以开到那兒去，我就假裝不明白，踏动油門，开足八十公里。等到他們省悟了，动手用机关槍向汽車打来，我可已經来到真空地带，象兔子一样弯来弯去，繞着彈坑飞跑了。

“这时候，德国人从后面开着槍，而自己人又偏偏用自动槍迎面向我乱射。擋風玻璃給打穿四个地方，散热器也被子彈打坏了……不过，抬头一看，已經来到了湖畔的小树林里，我們的人向汽車跑来。我冲进树林，打开車門，倒在地上，吻着地面，连气也喘不过来了……

“一个年輕的小伙子，穿着草綠色肩章的軍便服——这种服裝我还没有看到过，——第一个向我跑来，咬牙切齿地說：‘啊哈，該死的德国佬，迷路啦！’我撕下身上的德国軍裝，把船形帽扔在脚下，对他說：‘你这个好嚙嚙的蠢貨！我的乖兒子！我是地道的伏罗尼士人，

① 一种自动快發手槍。

易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桌子。

“喝得醉醺醺的摩勒就坐在我的面前，玩弄着手枪，把它从这只手抛到那只手；同时眼睛一眨不眨地瞧着我，好象一条蛇。嗯，我就双手贴住裤子缝，碰响磨坏的靴跟，大声报告说：‘警卫队长，战俘安德烈·索科洛夫遵命来到。’他就问我：‘怎么样，俄国佬，你说探四方太多吗？’我说：‘不错，警卫队长，太多。’‘你说做坟只要一方就够了吗？’‘不错，警卫队长，足够了，甚至还有得多。’

“他站起来说：‘我特别抬举你，为了你这些话，现在亲自来枪毙你。这儿不方便，咱们到院子里去，你到那儿去送命吧。’我对他说：‘听便。’他站起来，想了想，然后把手枪扔在桌上，倒了一大杯白酒，拿起一小片面包，又在面包上放了一小块咸肉，把这些一起交给我，说：‘临死以前干一杯吧，俄国佬，为了德国军队的胜利。’

“我刚从他的手里接过玻璃杯和点心，一听到这话，全身好象给火烧着一样！心里想：‘难道我这个俄罗斯兵士能为德国军队的胜利干杯吗？！你未免也太过分了吧，警卫队长？我反正要死了，可你跟你的白酒也给我滚吧！’

“我把玻璃杯搁在桌上，放下点心，说：‘谢谢您的招待，但我不会喝酒。’他微笑着说：‘你不愿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吗？那你就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吧。’这对我有什么损失呢？我就对他说：‘我愿意为自己的死亡和摆脱痛苦而干杯。’说完拿起玻璃杯，嚙嚼嚼嚼两口就喝了下去，但是没有动点心，只很有礼貌地用手掌擦擦嘴唇说：‘谢谢您的招待。我准备好了，警卫队长，走吧，您打死我得了。’

“他却那么仔细瞧瞧我说：‘你死以前吃些点心吧，’我回答他说：‘我只喝一杯酒是不吃点心的。’他又倒了一杯，递给我。我喝干第二杯，还是不吃点心，想显显胆量，心里想：‘最好能在走到院子，离开人世以前喝个醉。’警卫队长高高地扬起两条白眉毛问：

‘你怎么不吃啊，俄国佬？不用客气！’我回答他说：‘对不起，警卫队长，我喝两杯也不习惯吃点心。’他鼓起腮帮，嗤的响了一声，接着哈哈大笑，一面笑，一面叽哩咕噜地说着德国话，显然是在把我的话翻译给朋友听。那几个也哈哈大笑，移动椅子，向我转过嘴脸

来。我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同，似乎温和些了。

“警卫队长给我倒了第三杯，他的两手却笑得直打哆嗦。我慢吞吞地喝干了这一杯，啜了一小口面包，把余下的放在桌上。我很想讓这批该死的家伙瞧瞧，我虽然饿得要命，但决不会因为他们的小恩小惠而噎死。我有我做俄国人的骨气和骄傲，他们不论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我变成畜生的。

“随后警卫队长显出严肃的样子，整了整自己胸前的两个铁十字，不带武器，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说：‘听好，索科洛夫，你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兵。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也是一个军人，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我不枪毙你了。再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军队已经开到伏尔加河畔，完全佔領了斯大林格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我特别宽大，送你一条命。回到自己的木屋里去吧，这是因为你的胆量而给你的。’说着从桌子上拿起一个不太大的面包，一块咸肉，交给我。

“我使劲挟住面包，左手拿了咸肉，因为这种意外的转变而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了，也没有说声谢谢，就来个向后转，拔脚朝门口走去，同时心里想：‘要是现在他在我的肩膀中间来上一枪，我就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朋友们那儿啦。’不，总算没有事。这一次死神又在我的身旁滑过去了，只让我感到身上一阵冰冷……

“我从警卫队长办公室出来，脚步还很稳健，但一到院子里就瘫软了。踉踉跄跄地走到营棚里，就倒在水泥地上失去了知觉。弟兄们在黑暗中把我推醒说：‘讲吧！’嗯，我想起了办公室里的经过，就讲给他们听了。‘咱们怎样分配这些东西呢？’睡在我旁边的那个同志问，他的声音可有些哆嗦了。‘大家平分，’我回答他说。我们等到了天亮。面包和咸肉用麻线切开来。每个人分到火柴盒子那么大的一片面包，连一粒面包屑都计算到了，嗯，至于咸肉呢，你自己明白，只够抹一抹嘴唇。不过分得没有一个人有意见。

“不久，我们有三百个身体最结实的，给调到沼泽地带去排水，后来又送到鲁尔的矿井里。我也在那边一直呆到四四年。这时候，我们已经把德国人的脖子扭歪了，法西斯分子不再瞧不起俘虏了。有一次，我们全体做日班的给排起队来，接着一个外地来的上尉通过翻译说：

在給他們這批流氓干活。他們打你，還為了你眼睛看得不對，走路走得不對，拐彎拐得不對……他們打你，只是為了有朝一日要把你打死，為了讓你嚙下自己最後一滴鮮血倒下去。德國所有的焚屍爐，怕也不夠給我們所有的人用吧……

“給我們吃的東西到處相同：一百五十公分麵包代用品，還和着一半鋸屑，再是一些稀薄的燕青羹。開水——有些地方供給，有些地方不供給。也用不着我多說，你只要自己想一想：戰前我的體重有八十六公斤，到秋天可只剩下五十公斤都不到了。真所謂瘦得皮包骨頭，眼看着連自己的骨頭都要支撐不住了。活兒不斷派下來，不讓你說半個不字，而且那麼繁重，就是運貨的馬也吃不消的。

“九月初上，我們一百四十二名蘇聯戰俘從庫斯特林城郊的營里，被轉移到離德累斯頓不遠的B-14號營里。當時在這個營里，我們的人將近有兩千名。大家都在採石場里干活，用手工鑿下、敲開、弄碎德國的石頭。定額是每人每天四個立方公尺。請注意，當時大家即使不干這活，也已經是奄奄一息了。結果是：我們這一百四十二個人，過了兩個月可只剩下五十七個了。老兄，你說怎麼樣？慘不慘？當時我們來不及埋葬自己的弟兄，同時營里又散布着一個消息，說什麼德國人已經佔領斯大林格勒，正在向西伯利亞長驅直入。災難一個接着一個，壓得你眼睛離不開地面，仿佛你自己在請求，情願埋在這入地生疏的德國土地里。而看營的衛隊却天天喝酒唱歌，尋歡作樂。

“有一天晚上，我們下了工，回到營棚里。雨下了整整一天，我們身上的破衣服簡直絞得出冰來；大伙兒都在寒風中哆嗦，好象狗一樣，冷得上牙對不攏下牙。又沒有地方烘衣服，沒有地方烤火，再加肚子餓得比死還難受。可是晚上我們是沒有東西吃的。

“我脫下身上濕漉漉的破衣服，扔在板舖上說：‘他們要我們採四方石子，其實我們每人填上只要一方石子也足夠了。’就是說了這些話，可是我們中間有個壞蛋，他把我這些牢騷向營的警衛隊長告發了。

“營的警衛隊長，或者照他們的說法，俘虜營長，是個叫摩勒的德國人。個子不高，可很結實，而且全身白得出奇：頭髮是白的，眉毛是白的，眼睫毛是白的，甚至於那雙凸出的眼睛也是淡白的。俄國話講得就跟咱們一樣，而且重音打在O字上，彷彿是個土生土長的

伏爾加河流域人。罵起娘來可是個了不起的好手。也不知道那畜生打哪兒學來的這一套？他叫我們在木屋——他們把營棚叫作木屋，——前面排起隊來，自己帶着一羣黨衛隊員，伸出右手，在隊形前面走着。他的手上戴着皮手套，皮手套里還有鉛制的襯墊，用來保護手指。他一面走，一面打着我們每隔一個人的鼻子，打得皮破血流。他把這叫做‘預防感冒’。天天都是這樣。營里總共有四所木屋，他就今天給第一所舉行‘預防’，明天給第二所，這樣輪流下去。這是個很認真的蠢種，工作沒有休息日。只有一件事，他這蠢貨可無法了解：原來在他動手打人以前，為了激怒自己，總要在隊形前面罵上十分鐘。他不分青紅皂白，娘天娘地地亂罵，我們听了反而感到舒服：彷彿听到了自己的本鄉話，仿佛從家鄉吹來一陣微風……要是他知道，這樣罵法只給我們帶來滿足，那他一定不會用俄國話罵，而光用自己的德國話罵了。只有我的一個莫斯科朋友，可對他大為生氣，他說：‘當他罵人的時候，我就閉上眼睛，仿佛已經回到莫斯科，坐在扎采普街上的啤酒館里，渴望着喝啤酒，簡直頭腦也發暈了。’

“噯，就是這個警衛隊長，在我說了關於四方石子的話以後，第二天把我叫了去。那天晚上營棚里來了個翻譯，還帶着兩個衛兵。‘哪一個是索科洛夫·安德烈？’我回答了。‘跟我們走，營長親自叫你。’明明白白，為什麼叫我去。要折磨我。我跟同志們告了別，他們都知道我是去送命的。我嘆了一口氣，走了。走到院子裏，抬頭望望星星，跟星星也告了別，心里却想：‘你的苦可吃到頭啦，安德烈·索科洛夫，照營里的叫法是，第三百三十一號。’不知怎的，我有些可憐伊林娜和孩子們，後來這種憐惜的感情也消失了。我開始鼓起勇氣來，以便象一個兵士應該做到的那樣，毫無恐懼地看住手槍的槍口，不讓敵人在我最後的一分鐘看到我也很捨不得離開人世……’

“在警衛隊長的辦公室裏，窗台上放着鮮花，干干淨淨，好象我們這兒漂亮的俱樂部。桌子周圍坐着全營的長官。總共五個人，狂飲着白酒，吃着咸肉。桌子上放着一大瓶剛開瓶的白酒，還有麵包、咸肉、漬蘋果、各種打開的罐頭食物。我對這些東西看了一眼，說實話，我感到那麼噁心，差點兒嘔吐起來。我餓得象一只狼，早已跟人吃的東西絕了緣，現在面前却擺着那麼多好東西……我勉強克制住噁心，好看

件襯衣。‘嘿，’我心里想，‘这小子是应付不了这匹胖鬃馬的。我得結果他。’

“我推推小伙子的胳膊，悄悄地問：‘你是排長嗎？’他什么也沒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这家伙要出賣你嗎！’我指指躺在地上的那一个說。他又点了点头。‘喂，’我說，‘捉住他的脚，不要讓他踢！快点兒！’我自己就扑在那个家伙身上，同时手指拚死命扼住他的喉嚨。他甚至于来不及噴一声。我在他的身上压了几分鐘，才支起身来。叛徒完蛋了，舌头也拖出来歪在一边！”

“干完以后，我覺得非常不舒服，很想洗一洗手，彷彿我不是扼死了一个人，而是扼死了一只爬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杀的可是自己人……不，他怎么能算是自己人呢？他还不如一个陌生人，他是叛徒。我站起来，对排長說：‘换个地方吧，同志，教堂大得很。’

“正象那个克雷日烏夫所說的那樣，第二天早晨我們所有的人給排起队来，並且給自动槍手們包圍了。三个党衛队軍官开始挑选他們認為有罪的人。他們問，誰是共產黨員，誰是指揮員，誰是政委，可是一个也沒有。也沒有一个出賣同志的坏蛋。其实，我們中間几乎有半数是黨員，还有指揮員，当然也有政委。从兩百多个人中只抓了四个人。一个犹太人和三个俄罗斯兵士。俄罗斯人遭了难，因為他們三个人都是皮膚淺黑，頭髮鬚曲。德国人走到他們面前，問：‘犹太？’他們回答說是俄罗斯人，可是德国人連听都不要听。‘出来！’——就完了。

“这几个可憐的人就給槍斃了，而我們却被繼續向前趕去。那个跟我一起扼死叛徒的排長，直到波茲南始終走在我的旁边；头一天，一路上还不時握握我的手。在波茲南，我們因为这么个緣故給分开了。

“恩，是这么一回事，老兄，从第一天起我就想逃回自己人的地方来。虽然想逃回来，可是在到达波茲南、被送进正式俘虜营以前，一直沒有个适当的机会。而在波茲南的营里，可来了个这样的机会：五月底，有一次把我們派到营附近的树林子里，去給我們那些死去的战俘掘墓，当时我們的弟兄生病疾死了許多；我一面挖着波茲南的泥土，一面向四下里望望，結果發現兩個衛兵坐在地上吃点心，还有一个在太陽下打瞌睡。我扔下鉄鍬，悄悄地走到一棵灌木后面……然后

就一直朝太陽出来的方向跑去……。

“看来，那些衛兵不是很快發覺的。我当时那么虛弱，哪兒来力气竟能一晝夜跑了四十公里光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我的夢想落空了：第四天，在我已經离开那該死的俘虜营很远的地方，我給捉住了。几条警犬循着我的足跡跑来，牠們在沒有割过的燕麦地上把我找到了。

“这第四天天一亮，我不敢打曠野里走，而到树林子又至少有三公里路，于是就在燕麦地里躺下来休息。我用手掌揉碎麦子，稍微吃了些，又在口袋里裝了些作为儲备，忽然听到狗叫声和摩托車的噠噠声……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因为狗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我紧紧地貼在地上，双手遮住头，使牠們至少不会咬坏我的面孔。嘿，牠們跑过来，一下子就把我身上的破衣服撕光，弄得我象剛出娘胎一样了。牠們在燕麦地上把我任意拖来拖去，最后，一条公狗前脚搭在我的胸上，瞄准喉嚨，不过还没有更进一步来对付我。

“德国人骑着兩輛摩托車开攏来。他們先自己尽性地把我的打了一頓，后来又縱狗来对付我，弄得我全身血肉模糊，沒有一塊完整的地方。就这样，把我光着身子，血淋淋地帶回营里。因为逃跑坐了一个月禁閉，但我还是沒有死……我还是活了下来！”

“回想起来真是难受，老兄，但要把当俘虜所吃的苦全講出来，那就更加难受。你一想起在德国所受的非人的苦难，一想起所有那些在俘虜营里給折磨死的朋友們，同志們，——你的心就不是在胸膛里，而是在喉嚨口跳着了，你就会喘不过气来。

“在被俘的兩年中，我給他們趕来趕去，哪兒沒有到过！在这段时期里，我走遍了半个德国：我到过薩克森，在佳酸鹽厂里做过工；到过魯尔，在矿井里运过煤炭；到过巴伐利亞，在土方工程上干得折断了腰；还到过紹林吉亞；在德国的土地上，他媽的哪兒沒有到过。那边的風景可以說到处不同，但是槍杀和鞭打我們的弟兄，却是到处相同。那些天杀的坏蛋和寄生虫，打起人来那么狠毒，在我們这兒即使畜生也从来沒有这样給打过。真是拳打脚踢，什么都来；橡皮棍子，各种鉄器，拿起就打，更不用說步槍柄和别的木头了。

“他們打你，为了你是俄罗斯人，为了你还活在世界上，为了你

到，在月夜的原野上，人家他媽的看得你清清楚楚。嗯，当然罗，这两个也給打死了。半夜里，我們来到了一个半被焚毀的村庄。我們給赶进一座屋頂打坏的教堂里过夜。石头地上沒有一根麦稈，我們大家又都沒有大衣。只穿着一身軍便服，因此可鋪的东西一層也沒有。有几个人連上裝都沒有穿，只穿着粗布襯衣。这些多半是下級指揮員。他們都把軍官制服脫掉了，使人家無法把他們跟兵士区别开来。还有那些砲手也沒有穿軍服。他們原来光着身子在大砲旁边干，因此就这样光着身子給俘虜了。

“夜里下了一場大雨，弄得我們个个渾身湿透。教堂中央的圓頂不是給重砲就是給飞机炸毀了，旁边的屋頂也給彈片削得窟窿累累，連祭壇上都找不到一塊干燥的地方。这样，我們就只好通夜在教堂里蕩来蕩去，好象一羣羊关在黑暗的羊圈里。半夜里我听到有人推推我的胳膊問：‘同志，你沒有受伤嗎？’我回答他說：‘你要什么呀，老兄？’他又說：‘我是个軍医，也許我能帮你些什么忙吧？’我就向他訴苦說，我的左肩在格格地發响，腫了，並且痛得厉害。他断然地說：‘把便服和襯衣脫下。’我把这些都脫下了，他动手用細細的手指在我的肩膀上摸着，痛得我眼前發黑。我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对他說：‘你准是个兽医，不是給人看病的医生。你这沒心肝的，干嗎在人家痛的地方按得那么重啊？’他却依旧摸着，还惡狠狠地回答說：‘你給我閉嘴！也想来跟我嚙嚙。等着吧，还要痛得更厉害些呢。’說着那么重重地拉动我的胳膊，痛得我眼睛里直冒火星。

“我清醒过来，問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呀，該死的法西斯分子？我这只胳膊給打碎了，你却还要那么扯它。’我听到他輕輕地笑了起来，說：‘我原来以为你会用右手打我，沒想到倒是个挺老实的小伙子。你那只胳膊並沒有打坏，只是脫节了，可我已经給你搖上了。嗯，現在怎么样，好一些嗎？’真的，不知怎的我感觉到痛一下子就消失了。我衷心地向他道了謝，他却繼續在黑暗中摸着走过去，悄悄地問：‘有受伤的嗎？’瞧吧，这就叫做真正的医生！他即使当了俘虜，即使在黑暗中，还是干着自己偉大的事業。

“这是一个不安靜的夜晚。德国人不讓我們出去大小便。这一層，当我们成双行地被赶进教堂的时候，長官就警告过押送队了。真不

凑巧，我們中間有个教徒急于要大便。他忍着，忍着，忍了好一陣，后来却哭了起来，說：‘我不能褻瀆神聖的教堂！我是个信徒，我是个基督教徒！弟兄們，叫我怎么办呢？’你知道，我們是些怎样的人嗎？有些人笑，有些人罵，又有些人給他各种各样可笑的劝告。他弄得我們大家都很快活，可是这件倒霉事結束得却很惨：他开始敲門，並且恳求放他出去一下。嚙，可求出禍事来了：法西斯分子隔着門扫射了好一陣，这个教徒就給打死了；另外又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个受了重伤，到早晨也死了。

“我們把死人抬在一个地方。大家坐下了，安靜下来，开始想心事，覺得事情的开头並不太有趣……过了一会兒，大家压低嗓子，噓噓地談起話来：誰是什么地方来的，哪一省人，怎样被俘的。在黑暗中，有兩個不知是同一排还是同一連的同志，彼此找不到对方在哪兒，就低低地互相叫喚着。于是我听见身旁悄悄的對話。一个說：‘如果明天上路以前，要我們排队，並且供出政委、共产党员和犹太人来，那你，排長，可別躲起来！这件事你逃不掉的。你以为脫掉上裝，就可以冒充兵士嗎？不成！我可不願給你負責任。我第一个要指出你！’我知道你是党员，还曾經鼓动我入党，現在你可得給自己的事負責了。’說这話的人就在我的身旁，坐在我的左边，而在他的另一边，有个年輕的声音回答說：‘我一向怀疑，克雷日烏夫，你不是个好人。特别是那次你推說不識字，拒絕入党。不过我从沒想到，你会成为叛徒。你不是念完七年学校的嗎？’那个家伙却懶洋洋地回答自己的排長說：‘哼，念完了，那又怎样？’他們沉默了好一陣，然后，从声音上听出来，那个排長又悄悄地說：‘不要出卖我吧，克雷日烏夫同志。’那个家伙却低低地笑着說：‘同志們都留在战綫的那一边，我可不是你的同志，你也用不着求我，反正我要指出你。到底自己的性命要紧。’

“他們沉默了，我却給这么卑鄙的行为气得直打哆嗦。我心里想：‘呸，我决不讓你这畜生出卖自己的指揮員！你別想从我手里走出这教堂，你只能給人家象死牲口那样拖出去！’天蒙蒙亮，我看到：我旁边仰天躺着一个闊嘴大臉的家伙，双手放在腦后；他旁边坐着一个瘦削的小伙子，鼻子朝天，臉色蒼白，兩手抱住膝盖，身上只穿一

命，我不明白；在那离开排水沟八公尺的地方躺了多久，我也無法知道。等到清醒过来，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我的腦袋在抽動，渾身哆嗦，好象發熱病一樣，眼睛里一片漆黑，左肩膀格格地發响，周身痛得要命，賽过給人家狠狠地打了兩天兩夜。我在地面上爬了好一陣，才勉強站了起來。不过，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我是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我的記性喪失得干干淨淨。可又怕再倒下来。我怕一倒下，就再也起不來了，就完蛋了。我站着，搖搖擺擺，好象暴風雨中的楊柳。

“等到恢復知覺，冷靜下來，朝四下里一望，我的心彷彿給什么人用老虎鉗夾住了：周圍橫七豎八地散着我運來的砲彈，我那輛車子翻倒在不遠的地方，車輪朝天，車身給打得稀爛，可是戰鬥已經轉移到我的后頭去了……叫我怎麼辦呀？”

“不瞞你說，這時候我的兩腿發軟，身子就象一束割下的草那樣倒下來，因為心里明白，我已經落在包圍中了，說得更恰當些，給法西斯分子俘虜了。是的，在戰爭中就有這樣的情況……”

“唉，老兄，當你明白，你已經無可奈何地成了俘虜的時候，那真是不好受啊。誰沒有親身經歷過，誰就無法一下子真正體會這玩意兒是怎麼個滋味。

“嗯，這樣我就躺在地上，並且聽見坦克隆隆地震响着。四輛德國中型坦克，開足速度在我旁邊經過，朝剛才我運砲彈來的方向駛去……這叫人發生什麼感觸呵？後來，牽引車拉着大砲開過，炊車開過，最後步兵也過去了，人數並不多，大概不會超過一個作過戰的連吧。我望了望，用眼角朝他們望了望，又把面孔貼住地面，閉上眼睛：我不想看到他們，從心底里感到厭惡……”

“我以為他們都過去了，就抬起頭來，只見六個自動槍手，在離我一百公尺的地方大踏步走來。我一看，他們從大道上拐個彎，一直朝我走來。一聲不响地走來。我想：‘噯，我的末日到啦。’我坐了起來，不願躺着死去，接着又站了起來，他們之中一個在離開我幾步遠的地方，動了動肩膀，卸下自動槍來。噯，人這個東西真有意思：在這一剎那間我既不慌張，也不胆怯。只是眼睛瞧着他，心里却想：

‘他馬上要向我來個短點射了，可是會打在哪兒呢？打在腦袋里，還是

胸膛上？’彷彿他射穿我身體的哪一部分，在我倒不是沒有分別的。

“這是個年輕的小伙子，模樣兒長得倒不錯，面色淺黑，嘴唇薄得只有一條縫，眯着眼睛。‘這家伙會不加考慮地打死我，’我心里想。果然不錯：他舉起槍來了，——我盯住他的眼睛，一聲不响；而另外一個，大概是個上等兵吧，歲數大一些，可以說是上了年紀了，不知曠了一聲什麼，却把他推到一旁，走到我的面前，噁哩咕嚕地說了一通德國話，彎起我的右胳膊，摸摸肌肉。摸了摸之後，說：‘噯——噯——噯！’——接着指指道路，指指日落的地方，意思是說：

‘走吧，給我們帝國當牛馬去吧。’噯，擺出主人的架子來了，畜生！

“那個面色淺黑的家伙，仔細看看我的靴子，——我那雙靴子看上去很不錯，——用手指指說：‘脫下。’我在地上坐下來，脫了靴子，交給他。他就不客氣地從我的手里一把搶了去。我又解下包腳布遞給他，並且從腳到頭地打量他。他可咆哮起來，用自己的話罵着，同時又抓住了自動槍。其餘的幾個都哈哈大笑起來。接着他們就平靜地走開了。只有那個面色淺黑的家伙，在走到大路以前，三次回過頭來朝我望望，象一頭小狼似的閃亮眼睛，生着氣，可是為什麼呢？彷彿是我脫了他的靴子，不是他脫了我的靴子。

“噯，老兄，我可實在沒地方躲避。只得走到大路上，惡聲惡氣地用漂亮的伏羅尼士土話罵了一通，開步向西方走去，去當俘虜！……但當時叫我走路可實在不行，一小時只走了一公里，決不會更多。你心里想往前走，身子却東倒西歪，一步拖一步，好象喝醉酒的人。走不遠，一隊我們的俘虜趕了上來，都是跟我同一師的。約莫有十個德國自動槍手押着他們。那個領隊的趕上了我，一句話不說，就舉起自動槍，拿槍柄用力朝我頭上打了一下。我要是倒下的話，他准會一梭子把我結果在地上，但是我們的弟兄一把抱住了我，把我推到隊伍中間，扶着我走了半小時光景。等到我清醒過來，其中一個弟兄悄悄地對我說：‘千萬不能倒下！盡所有的力氣走吧，要不，會給打死的。’我就拼着所有的力氣走去。

“太陽一落山，德國人就增加了押送隊的實力，從卡車上大約又下來了二十個自動槍手，加快速度趕着我們。我們中間那些重傷的，跟不上大伙兒，就在路上給槍斃了。有兩個人想逃跑，可是沒考慮

到我的話。接着他竭力克制住激動，用一種變得很異樣的嘶啞的聲音說：

“即使到死，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不能原諒自己，為了當時推了她一下！”

他重又沉默了好一陣。他試着卷一支煙，可是報紙破了，煙草都撒在膝蓋上。最後，他畢竟勉強卷成了一支，貪婪地吸了幾口，這才一面咳嗽，一面繼續說：

“我擺脫伊林娜，捧住她的面孔吻了吻，她的嘴唇卻冷得象冰。我跟孩子們告了別，向車廂跑去，在火車開動時跳上踏板。火車慢慢地離了站，在我老婆和孩子們的旁邊經過。我看到我那幾個孤苦伶仃的孩子擠在一塊，向我揮着手，他們想笑，可是沒有笑成。伊林娜卻兩手抱緊胸部，嘴唇白得象紙，還在喃喃地說着些什麼，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整個身體向前俯衝着，彷彿要迎着狂風開步走來……她就這樣一輩子留在我的記憶里：一雙緊緊抱住胸部的手，兩片蒼白的嘴唇，一對充滿淚水的睜得很大的眼睛……我在夢里看到她，多半也總是這個樣子……當時我干嗎要推她呀？直到現在一想起來，心就象給一把不鋒利的刀割着似的……”

“我們在烏克蘭的別拉雅索爾科夫附近編了隊。發給我一輛‘吉斯5號’^①，我坐着它開到前綫。嗯，關於戰爭用不着跟你講了，你親眼看到過，知道開頭是怎麼個情況。常常收到家裏來信，但我自己卻只偶爾寄回一張明信片。有時候你在信里寫道，一切平安，有些小接觸，現在雖然退却，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到那時就要讓德國佬嚐嚐滋味了。還有什麼可寫的呢？日子那麼沉悶，根本沒心思寫信。再說，我這個人也不喜歡婆婆媽媽，喊怨叫苦，最看不慣那種黃口小兒，他們不論有事沒事，天天給老婆情人寫信，眼淚鼻涕把信紙也弄糊了。說什麼他的日子很難過，很痛苦，又擔心給敵人打死。這種穿褲子的畜生，流着眼淚鼻涕訴苦，尋求同情，可就是不想了解，那些倒黴的女人孩子，在後方也並不比我們舒服。整個國家就得依靠她們！我們的女人孩子要有怎樣的肩膀才不致給這種重擔壓倒呢？可是她們沒有給壓倒，終究支持下來了！而那些流眼淚拖鼻涕的膿包，還要寫那

① 一種蘇聯造的大汽車。

種訴苦的信——這好比拿一條木棍敲打勞動婦女的腿。她們收到這種信，可憐的人，就會垂下雙手，再也沒心思干活了。不行！你既然是個男人，既然是個軍人，就得忍受一切，應付一切，如果需要這樣做的話。但如果在你身上女人的氣質比男人的還多些，那你干脆去穿上打褶的裙子，好把自己干癟的屁股裝得丰满些，至少從後面望過去也多少象個婆娘，同時去給甜菜除除草，擠擠牛奶，可不用上前綫去，那邊沒有你，臭味兒也已經叫人够受的啦！

“不過，我連一年仗都沒有打滿……在這個時期里，受過兩次傷，但兩次都很輕：一次傷了臂上的肌肉，另一次傷了一條腿；第一次是中了飛機上打下來子彈，第二次是給彈片擊傷的。德國人從上頭和旁邊把我的汽車打了好多個窟窿。可是我啊，老兄，開頭總算走運。不過，走運，走運，最後可走到絕路了……1942年5月，我在洛佐文基城下，在一種極狼狽的情況里給俘虜了：德國人當時攻勢很猛，而我們的一個122公厘榴彈砲位上差不多沒有砲彈了；我的車子給裝上砲彈，裝到齊車頂高，我自己干裝運工作，弄得軍服的肩膀都給汗濕透了。我得鼓足勁兒趕，因為戰事逼近我們的陣地了：左邊不知誰的坦克在隆隆震響，右邊在射擊，前面也在射擊，並且已經聞到焦味了……”

“我們汽車連的指揮員問我說：‘甯得過去嗎，索科洛夫？’其實還問這個干嗎呢。同志們也許正在那邊流血犧牲，難道我能呆在這兒打噴嚏嗎？我就回答他說：‘什麼話！我應該甯得過去，這就是了！’

‘好吧，’他說，‘那就快去！開足速度！’

“我就開足速度趕去。我生平沒有開過那樣的快車！我知道運的不是馬鈴薯，運這種貨得非常小心，可是當弟兄們在那邊空手作戰，一路上又是砲火連天的時候，哪兒還談得到什麼小心呢！跑了約莫六公里光景，眼看著就可以拐到村道，開到砲台所在的峽谷里了。但這時候抬頭一看——嘿，聖母娘娘——我們的步兵在大路兩邊的原野上跑着，而榴彈已經在他們中間爆炸着了。叫我怎麼辦呢？難道能向後轉嗎？我就放足速度！离砲位還有一公里光景，車子已經拐到村道上，可是，老兄，我卻沒有能開到自己弟兄那兒……大概是遠射砲在我的車旁落了一顆重砲彈。我沒有聽到爆炸，什麼也沒有聽到，只覺得頭腦里有一樣東西破裂了，別的就什麼也不記得了。當時怎麼能保住性

雁意蒙瞶中，听到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些亲热的話，这是說，她在憐惜我……

“早晨她在上工前兩小时把我叫起来，讓我好活动活动身子。她知道，酒沒有醒，我是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的。嗯，她就拿出一条腌黄瓜，或者还有什么松软的东西，又倒了一小杯伏特加，說：‘喝一点兒解解酒吧，安德留沙，只是別多喝了，我的好人兒。’难道还可以辜負这样的信任嗎？我喝干酒，用一雙眼睛默默地謝了她，又吻了吻她，乖乖地上工去了。如果在我喝醉的时候，她粗声粗气，吵吵鬧鬧，那么，老天爷在上，我到第二天还会去喝的。有些家庭就是这样子的，做老婆的傻得很。这种傻婆娘我可看多了，我知道的。”

“不久我們有了孩子。先是生了个兒子，过了几年又生了两个姑娘……从此我跟同志們不再来往了。全部工錢都拿回家去，家里人口也多了，根本想不到喝酒。碰到休息日喝一杯啤酒，而且只要一杯，决不多喝。”

“在1929年，汽車吸引了我。学会了開車，就开起卡車来。后来着了迷，不想再回工厂了。我觉得開車有趣多了。就这么过了十年，也沒留意时光是怎么过去的。过得就象做了一场夢。嘿，十年算得了什么！你可以随便問問哪一个上了年紀的人，他可曾發覺日子是怎么过去的？什么也不会發覺的！往事就象那迷失在远远的霧中的草原。早晨我出来的时候，四下里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走了二十公里，草原就给烟霧籠罩了，从这边望过去，已經分不清哪兒是树林，哪兒是野草，也分不清哪兒是耕地，哪兒是草地了……”

“这十年間我日日夜夜地干着活。我的收入很好，我們的日子过得不比人家差。孩子們也叫人高兴：三个人學習的成績都很好，兒子阿拿多里对数学特別有才能，連中央的報紙都提到过他。他对這門科学哪来这么大的才能，嘿，老兄，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不过这使我觉得臉上很光彩，我为他驕傲，是的，真为他驕傲！”

“十年中間，我們稍微积蓄了一些錢，在战前盖了一座小房子，有两个房間，还有貯藏室和走廊。伊林娜又买了兩只山羊。人生在世，还需要什么呢？孩子們吃的是牛奶糊，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鞋子穿，可以說心滿意足了。只是我的房子盖得不是地方。划給我的那

地地皮，离开飞机厂不远，只有里把路。①要是我的小房子盖在別的地方，生活也許会換一个样子了……”

“这时候战争爆發了。第二天軍委来了通知書，第三天就得上軍車。我那一家四口都来送我：伊林娜、安拿多里和两个女兒——娜斯金卡和奥柳施卡。三个孩子都很坚强。嗯，两个女兒难免眼淚汪汪。阿拿多里只是抽动肩膀，好象怕冷一样，他那时已經十六岁了，可是我的伊林娜……我們同居十七年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那种样子。那天夜里，我那件襯衣的肩膀和前胸都給她的眼淚滲透了，第二天早晨也是同样的情形……走到火車站，我真不忍瞧她：嘴唇哭腫了，头髮从圍巾里散露出来，眼睛渾濁而沒有表情，好象一个神經失常的人。指揮員宣告上車，她却扑在我的胸上，双手紧紧地勾住我的脖子，渾身哆嗦，蹣跚过一株剛斫倒的树……孩子們也劝她，我也劝她，——毫無用处！別人家的女人跟丈夫、跟兒子談着話，我那个却貼在我的身上，好比一張叶子貼在树枝上，还渾身哆嗦，連一句話也說不出来。我对她說：‘坚强些吧，我亲爱的伊林娜！你就对我說一句告別的話吧。’她这才一面哭，一面說，每說一个字嗚咽一下：‘我的……亲人……安德留沙……我們……今世……再也……看……看不到啦！’……”

“人家看着她本来已經心碎了，可她还要說出那样的話来。其实她應該知道，我跟他們分手也很难受，又不是到丈母娘家里去吃春餅。这当兒我可火了！我用力拉开她的手，輕輕地把她的肩膀一推。彷彿是輕輕地一推，但那时我的力气大得厉害；她站不住脚根，一連后退三步，接着又伸出双手，一步步向我走来，我就对她嚷道：‘难道人家是那么离別的吗？你干嗎要預先活活地把我葬送掉啊？！’嗯，我又抱了抱她，我看到她簡直瘋了……”

他的故事說到一半忽然中斷了，在一片寂靜中，我听到他的喉嚨里有样东西在翻騰，在咕嚕咕嚕發响。別人的激动也感染了我。我斜眼瞧瞧講故事的人，但在他那死气沉沉的眼睛里，却看不到一滴眼淚。他坐着，頹喪地低下头，只有兩只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还有下巴和剛毅的嘴唇也在哆嗦……

“不用了，朋友，別去想它了！”我悄悄地說，但他大概沒有听

① 原文是六百公尺，相当于一个多华里。

旧烟荷包来。他解开烟荷包，我看到它角上绣着一行字：“送给亲爱的战士，列别江中学六年级女学生赠。”

我们吸着很辣的土烟草，沉默了好一阵。我正想问，他带着孩子上哪儿去，有什么事逼他在这种泥濘的日子赶路，但他抢在我的前面问：

“你怎么，战争时期一直在开车吗？”

“差不多一直在开。”

“在前线吗？”

“是的。”

“咳，老兄，我在那边可吃足苦头啦。”

他把一双黧黑的大手搁在膝盖上，拱起了背。我从侧面望了望他，不知怎的忽然感到很难受……你们可曾看到过那种彷彿浸沉在极度悲痛中的、充满了绝望的忧郁、叫人不忍多看的眼睛吗？在这位偶然碰到的对谈者的脸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双眼睛。

他从籬笆上折下一条弯曲的枯枝，默默地拿它在砂土上划了一阵，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图形，这才开了腔：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在黑暗中睁大一双眼睛想想：‘唉，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远得不到！”他忽然醒悟过来，亲热地推推儿子说：“去吧，宝贝，到河边玩去，在大河旁边孩子们总可以找到些什么的。不过得留神，别把脚弄湿了！”

刚才当我们默默地吸烟的时候，我偷眼瞧瞧这父子俩，就惊奇地发现一个我觉得很古怪的情况。孩子穿得很简单，但衣服的面料很坚固：一件旧的薄羊皮统子的上装，前襟长了些，不过很配身；一双玲珑的小皮靴，稍微宽大些，里面可以穿一双羊毛袜；上装的一只袖子曾经撕破过，却又很精细地缝上了，——这种种都说明一个女人的照顾，一双能干的母亲的手。父亲的样子可不同了：棉襖上有好几个地方烧了洞，给粗枝大叶地补上；破旧的草绿色裤子上的补丁，不是好好地缝上去，而是用稀稀落落的男人的针脚钉上去的；脚上穿着一双差不多全新的军用皮鞋，可是一双很厚的羊毛袜却给虫蛀破了，它们没有接触到女人的手……当时我心里想：“要不是个鳏夫，就是跟妻子的关系搞得不好。”

他用眼睛送走儿子，低沉地咳嗽了几声，重又开了腔。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开头我的生活平平常常。我是伏罗尼士省人，1900年生的。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红军，是在基克维泽师里。在饥饿的1922年，上古班给富农当牛马，总算没有饿死。可是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饿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无亲无故，孤苦伶仃。嗯，一年后从古班回家，卖掉小房子，来到了伏罗尼士城里。开头在木工合作社干活，后来进了工厂，当上了钳工。不久结了婚。老婆是在幼儿园长大的。是个孤女。可真是个好姑娘！又快活，又温柔，又聪明，又体贴，我可实在配不上她。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苦难，也许因此养成了这样的性格。旁人看来，她也不见得怎样出色，但是要知道，我可不是旁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对我来说，天下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下工回家，筋疲力尽，有时候就兜得象个恶鬼。你粗声粗气对待她，她决不会用粗言粗语回答你。不，从来不会！她又娴静，又亲热，不知道怎样服侍你才好。收入虽然少，她还是努力让你吃得又香又甜。你向她瞧瞧，气也消了，过一会儿就会去拥抱她，还会说：‘对不起，亲爱的伊林娜，我对你太粗暴了。你要知道，今天我干活很不顺利。’于是我们又太平平，我自己也觉得心安理得。嘿，老兄，你知道这对工作有怎样的意义？第二天早晨，我一骨碌起来，走到厂里，不论什么活到了手里，都顺顺当当，头头是道！瞧吧，家里有个贤慧的老婆，有着怎样的意义。”

“有时候领到工钱，偶尔跟同志们去喝一杯。有时候喝了酒回家，一路上踉踉跄跄，那副样子旁人看来一定很可怕吧。你会觉得大街太狭窄，当然更不用说小巷子了。那时候我是个强壮的小伙子，身体结实得象魔鬼，很能喝酒，即使醉了，也还能自己走回家去。不过，有时候最后一程路只好放了头档，那就是说爬了回去，但还是爬得到的。她可既不责备，也不叫嚷，更不吵闹。我的伊林娜只是笑笑，连笑也笑得很小心，怕我喝醉了酒动气。她一面给我脱鞋，一面嗚嗚地說：‘安德留沙，你靠壁睡吧，要不睡着了会从床上滚下来的。’嗯，我就象一袋麦子一样倒下了，什么东西都在眼睛前面晃动。只在

我們，这还是冬天留在那边的。我跟司机兩人提心吊胆地跳上破旧的小船。那位同志和行李就留在岸上。船一解纜，在腐朽的船底里，水就象噴泉一样从好几个地方噴出来。我們用手头的一些东西堵上漏洞，一路上舀着船底的水。一小时以后，我們已經在叶藍卡河的对岸了。司机从村庄里放出車子，又走到船旁，拿起槳說：

“如果这条該死的小船在水里不垮台，大約再过两个鐘头可以回来，不会再早啦。”

村庄远在一边，埠头附近一片寂靜。这种冷靜的光景，只有在深秋和初春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有。河里升起一片湿气，还送来爛赤楊的帶澀的苦味，而从那迷失在紫色霧靄中的遙远的普里霍貝尔草原那边，輕風送来了刚从积雪底下解放出来的土地的永远新鮮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

在离河灘不远的地方，横着一片倒下的籬笆。我在籬笆上蹲下来，很想抽支烟，可是，伸手到棉襖的右边口袋里一摸，才發現那包“白海”牌紙烟已經湿透了，真是懊惱極了。在渡河的时候，波浪打低沉的船舷上潑进来，混濁的河水一直冲到我的腰部。那时我可沒工夫想到紙烟，我得抛下槳，尽快地把水舀出去，使小船不至于沉沒。現在却深深地后悔自己的疏忽，同时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包浸过水的烟，重又蹲下身去，把潮湿变黄的烟卷一支支攤在籬笆上。

已經中午了。太陽照得象五月里一样热。我希望紙烟很快晒干。太陽照得那么热，我簡直后悔不該穿兵士的棉襖褲出来。这是开春以来真正暖和的第一天。就这样独个兒坐在籬笆上，完全置身在寂靜和孤独中，並且摘下头上那頂旧的軍用腰帽，讓微風吹干因为用力划船而汗湿的头髮，茫然地凝視着那飄翔在淺藍色天空中的朵朵白云，真是愜意極了。

一会儿，我看見有个男人，从村庄尽头的房子后面走来。他手里拉着一个很小的男孩子，照身材看来大概五六岁，不会再多。他們吃力地朝埠头踉踉走着，到汽車旁边，轉身向我走来。这是一个背有些驼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嗓子低沉地說：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那只向我伸来的大而硬的手。

他向孩子俯下身去說：

“向伯伯問个好，乖兒子。你瞧，他也跟你爸爸一样，是个司机。只不过咱們开的是大卡車，他开的却是这种小車子。”

那孩子用一双天空一样清徹的藍眼睛朝我望望，露出一絲笑意，大胆地伸給我一隻粉紅色的冷冰冰的小手。我輕輕地握了握它，問：

“你这个老头兒，手怎么这样冷啊？天气那么暖和，可你却冻坏啦？”

小家伙显出天真动人的信任的神气，靠在我的膝盖上，惊奇地揚起一对淡白的眉毛。

“伯伯，我怎么是老头兒呢？我完全是个小孩子，我完全没有冻坏；手冷，那是因为抛过雪球啊。”

那父亲除下干癢的背囊，懶洋洋地在我的身旁坐下来說：

“帶着这种客人真倒霉！他可把我累坏啦。你的步子迈得大一些，他就得跑步了。嘿，要迁就这种步兵真伤腦筋。原来只要一步，現在我得分三步走，可这样他还是跟不上我，好比烏龟跟不上馬。可你又得随时留意他。你一轉身，他不是溜到草地上去玩，就是在什么地方折下一条冰棍兒，象吃糖一样吃起来了。不，帶着这种客人旅行，真不是男人干的事，何况还得步行呢。”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問：“你怎么，老兄，是在等你的首長嗎？”

我觉得不好意思向他說明我不是司机，就回答說：

“得等一会啦。”

“他們要从对岸来嗎？”

“是的。”

“你知道船快到嗎？”

“怕要过两个鐘头吧。”

“有一陣等了。嗯，那咱們就来休息一下，反正我也不忙上哪兒去。剛才我走过来一看：有个自己的司机弟兄在晒太陽。就想，讓我去跟他一起抽陣烟吧。抽烟也罢，死去也罢，独个兒总很难受。你的日子倒过得不錯呀：抽紙烟。看来，你把紙烟弄湿了，是嗎？唉，老兄，浸过水的烟，好比害过病的馬，怎么也不中用啦。还是来抽抽我的辣烟草吧。”

他从草綠色單褲的插袋里，掏出一隻卷得象管子的、紅綢做的破

一个人的遭遇

献给1903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叶夫盖尼雅·格里高利耶夫娜·列维茨卡雅

〔苏联〕米·萧洛霍夫

在顿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显得特别爽朗，特别蓬勃。三月底，从亚速海一带吹来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两天两夜，可就把顿河左岸的沙灘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草原上积雪的峡谷和山溝也膨胀起来，小河凿开冰面，洶湧奔流，这样一来，道路就簡直無法通行。

在这交通阻塞的倒霉的日子里，我正巧要到布康諾夫鎮去一下。距离不能算远，总共只有六十公里光景，但要走完这段路，可並不那么简单。我跟一个同志在日出以前出發。一对餵得饱饱的馬，紧紧地套上挽索，勉强拖着一輛沉重的篷車。車輪陷在混和着冰雪的湿漉漉的沙地里，一直陷到輪轂。一小时以后，在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后鞅的細皮帶下，已經密密地出現了一圈圈白色的汗花，同时在早晨新鮮的空氣里，强烈而醉人地散發着馬汗和暖烘烘的柏油的味兒，——馬具上塗过大量的柏油。

碰到馬特別难走的地方，我們就下車步行。浸水的雪在靴子底下發出吱咕吱咕的声音，走起来很吃力；而在道路的兩旁还結着薄冰，被陽光照得象水晶一样閃閃發亮，那里就更加难走。走了約莫六小时光景才走三十公里，来到叶藍卡河的渡口。

这条河並不大，在莫霍夫村前面，夏天里有几处常常干涸，如今在那赤楊叢生的河灣的沼地上，河水氾濫了可整整有一公里寬。要渡河就得乘一种不穩的平底小船，这种船載重不能超过三人。我們解下馬。在对岸集体农庄的倉庫里，有一輛飽經風霜的老爺吉普車在等着